



2

1. 藝術家林宏信
2. 林宏信，《城裡的月光》。2015。油彩畫布。130x162cm。

從林宏信的作品中經常可以感受到城市裡難掩的疏離，但他卻表明自己一點都不悲觀，相反地，他不僅直視生活裡的陰溝並選擇抬頭仰望星空。他說：「我是一個非常簡單、直接，沒什麼心機甚至不懂拒絕且矛盾的人。」他認為正能量不是一股腦忽視內在的暗黑角落，而是透過直視與徹底掏洗才能挖掘出真誠的自我。因此他坦率表明某部分的自己始終承載著原生家庭的負擔，「因為愛，所以有各種牽制與牽扯，從父母親生病、家道中落，讓我只能選擇在退伍後立刻投入廣告工作負擔家計。」但長年面對經濟的折磨下，並沒有讓林宏信放棄最初想成為藝術家的信念，並在長時間累積的養分下創作一連串直指社會議題與個人日常經驗的作品。

去年林宏信母親的過世對他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當時我很痛苦，同時也意識到家族潛在的問題，及揮之不去的虧欠感，那段日子我處於悲喜交加的荒謬，因結婚多年期待以久的孩子終於誕生，但母親卻在隔年過世。」如此劇烈的情緒赤裸裸反饋到作品之中，林宏信將其稱之為救贖，只因他在背負家族種種惡意的紛擾中，感受到被支撐卻又被拉扯的不自由時，使轉化成名為《愛與憂》的作品，透過雜訊線條呈現愛在給予力量的同時也成為過度干擾的拉扯，也像是一種會隨時消逝變動的狀態，讓生與死、悲與喜揉合成一種奇異的氛圍。

共感經驗觸發想像

林宏信不僅是直接撕裂內在給觀者，面對藝術家身分他也非常直白透露，「誰都在追求一席之地，想被看見、被肯定，特別當代藝博會及藝術家不勝枚舉，我們必須面對國際化競爭，在數以萬計的藝術工作者中區隔自我。因此我要有自己的符號及語言，要跟別人不一樣。」為此他思考了很多年去想自己到底要做什麼，什麼樣的作品能讓人一眼識別出自林宏信之手？

在經歷過廣告業十幾年的洗禮，林宏信以對視覺及符碼具有強烈的敏感度，將目光所見所及轉換成作品去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只完整詮釋衝突下的和諧度，並躍然於純藝術與商業操作，同時以更直接、更前衛的形式設計元素與藝術融匯。

思考過盛的他，幾乎沒有靈感缺乏的時刻，總是到處亂看，各種庶民的日常觀察讓他不斷挖掘新的事物，「我認為藝術創作最重要是轉化的過程。」因此他總是與自己的作品對話，有時畫一畫打個盹後醒來又坐在作品前，即使一語不發，也能清楚明白自己喜不喜歡或是有沒有打動自己，畢竟畫面中的瑕疵根本無處遁逃，自我欺騙並不能力挽狂瀾，唯有真心以對才能感動自己與觀者。



3

林宏信，《指鹿圖》，2016。油彩、丙烯、畫布。170X236cm。



5

4. 林宏信，《愛與憂》，2016。
油彩、畫布，10.5×182.5cm。
5. 林宏信，雜草，2016。
鋁合金、3D列印、電子裝置。
160×120×225cm，灰色背景。



局外人眼中的城市脈動

今年林宏信在尊彩藝術中心的個展《微量裂解的總和》（已結束）像是一種自我剖析的紀實，只因「這是一個認知混淆的年代，似是而非，真假難辨。」所有人在當代都處於分裂且多元的狀態。

因此從展覽中可以注意到他的每個作品都不是單一議題，而是企圖表達創作當下他視線中的各種社會現象；比如作品《城裡的月光》便是他看到淡水空屋率時，不以批判視角而是透過詩意的微光所闡述的觀點；作品《指鹿圖》則是指涉當今媒體環境下新聞過剩的混亂感，詮釋每個人都有種點子模象甚至指鹿為馬的荒謬意味。另外這次亦展出實驗性作品《雜草》，他做了以一堆像雜草的裝置藝術，透過機器感知偵測到有人經過時，雕塑便會產生鞠躬哈腰的直覺，主要反映當代社會中每個人汲汲營營尋求表現卻庸庸碌碌的官能。

不過與其說林宏信擅於處理人與城市的關係，不如說他透過局外人視角，更能抽離現況去探究城市在繁華與陳舊間的變遷，「我很喜歡班雅明，也很認同他所寫到面對城市的無能為力。因為這其實不是無奈，而是一種事實，我們無法改變，只能任由其發展，那是種錯綜複雜且百感交集的迷失與裂解。」

因此自認一路走來並不順遂的林宏信早習慣了挫折，甚至覺得自己算是樂觀且作品特別具有人性，「我很喜歡錄像藝術家蓋瑞·希爾（Gary Hill）的作品，他以暗黑長廊裡迎面走來的人形影像，製

造出一種恐懼，當觀者因恐懼而退後時，人形影像也退回原地，這作品帶給我巨大的衝擊，原來我們害怕的不是影像，而是因為這影像投射到內在的自己，人都畏懼真實，而我的作品正是讓人直視那些不敢的真實。」

一如林宏信挪用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漫遊者」（Flâneur）概念去形塑他畫面中的主體人物，無論是塗白的臉孔，目眩神迷下的城市幻覺，我們都在不斷裂解與質疑的狀態下持續發現最真實的自我。●○



6

林宏信，《游泳者》2015。油彩畫布，130x162cm。